

電影劇本叢書

尼門河上的黎明

巴 爾 圖 希 斯 著
格 布 里 羅 維 奇



藝 術 出 版 社

电影剧本丛书

电影艺术翻译社编

尼門河上的黎明

IO·巴 尔 圖 希 斯 著
E·格 布 里 罗 維 奇

曹 仲 文 叶 秀 俊 譯
馬 光 信 万 方 泰

卞 宜 校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尼門河上的黎明

Ю·巴爾圖希斯 著
Е·格布里羅維奇
曹仲文 葉秀俊 譯
馬光信 方方泰
卞 宜 校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八號)

北京東四大街榮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88) 字數：69 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3\frac{3}{8}$ 插頁 1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 4000

定價 (¥) 0.43 元

Ю. БАЛТУНИС
Е. ГАВРИЛОВИЧ
НАД НЕМАНОМ УТРО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МАРТ, 1952.
ГОСКИНОЗДАТ, МОСКВА.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描寫立陶宛一个集体農莊在鞏固和發展途中所經歷的尖銳而複雜的鬥爭：对敌鬥爭，農莊内部新与舊的鬥爭，先進与落後的鬥爭。青年農學家塔烏拉斯回到他父親卡布里斯当農莊主席的村子裏來，为農莊的發展提出了合乎苏維埃社会發展規律的計劃。但是，曾在集体農莊建立時期貢獻过自己的力量並得到成績的父親，在新事物的面前却变得保守、落後了，他反对兒子的計劃。同時，苏維埃政权的敌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义分子和地主富農們，也正在千方百計地破坏農莊。塔烏拉斯在党的領導下，在農民羣众的支持下，終於不僅戰勝了農民内部的保守思想，而且粉碎了敌人的陰謀。剧本生動地說明了，在苏維埃政权下，新的生活是必然会不断地前進，並且一定勝利的。

早晨。在初昇的朝陽裏，一架小型郵機從機場上起飛了。機翼下浮現出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維爾紐斯城，涅里斯河像一條銀色素練似地圍繞着它。可以看見格地米諾山上的古塔頂尖飄揚着一面紅旗。往前，是一片田野和湖泊。再過去，就是兩岸樹木茂密、沐浴在晨光裏的寬闊的尼門河了。

飛機滿載着郵包。可以看見“真理報”、“消息報”、“契也薩”、“蘇維埃立陶宛”的報頭。有兩位乘客：一位是穿着郵務員制服的上了年紀的人，另一位是約莫二十三歲左右的青年人。他就是塔烏拉斯·卡布里斯。

郵遞員：唉！我送了一輩子的信，在尼門河附近的這些樹林裏走過多少回！趕着車走呀走的，有時候前面有狼，後面有匪……那時候送信才夠受啦。

塔烏拉斯：您送信多久了？

郵遞員：四十來個年頭了……這是說在地面。幹這個（他拍了拍飛機的壁板）航郵嘛，算起來也夠七年啦。（看看塔烏拉斯的手提箱）是回家嗎？還是剛從家裏出來？

塔烏拉斯：學習回來的。

郵遞員：瞧這個年頭！現在搭飛機的人，不是去學

習的，就是學習完了回家的。怎麼，当了医生嗎？

塔烏拉斯：不，是農學家。

郵遞員：這麼說，是到區上去工作的啦？

塔烏拉斯：回我老家的區上去。我爸爸是那裏的集體農莊主席，我爺爺……

郵遞員：原來是這樣！那麼說，你是到你爸爸那兒去工作囉！

塔烏拉斯：到了才知道，看分配到哪兒。

郵遞員：我看你該娶媳婦了吧！對象是誰？列吉娜還是奧努塔……

塔烏拉斯：比魯黛。

郵遞員：現在這個事可容易多了。噫，年輕的時候我也鬧過戀愛。追對象追了五年，只顧吹笛子，什麼事兒都甩到腦後去。把郵政工作可搞得糟透了。笛子吹呀吹的，婚可還是沒結成，就是沒錢哪！（淡入）

區中心的小城市。磚石房，門上掛着“巴什卡依區執行委員會”的牌子。一部嶄新的彈簧馬車駛到了執委會的門前。車裏走出來一個中年人——“杜比薩”集體農莊主席舒爾庫斯。他的馬車使他感到很驕傲。顯然，他还是第一次乘這輛車出門，車上的油漆還閃閃發亮。舒爾庫斯繞着車子走了一圈，關心地拍了拍馬車的兩側，用一隻腳試試彈簧的彈性，甚至拿出手帕拂了拂車上的

塵土。忽然，他尷尬地停下來了。在他面前停着一輛嶄新的“莫斯科人”小汽車。

舒爾庫斯：（走近汽車）誰的車？

司機：“朋友”集體農莊的。卡布里斯主席派來接他的兒子，接農學家來的……（笑了笑）怎麼樣？漂亮嗎？

舒爾庫斯：（繞着汽車走了一轉，極力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這裏面可太悶熱了，不通風，一般還算不錯……你說什麼，來了一位農學家？

他很快地走進執行委員會的大門。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辦公室。正在開會。在一張長桌子旁邊坐着執行委員會委員們和區黨委第一書記——克列瓦斯。此外還有一些人坐在辦公室裏，其中有我們已經認識的塔烏拉斯和舒爾庫斯。

主席：那麼，剩下來的只有一個問題了……同志們，要分配一下派到咱們這裏來的幾位青年農學家（他微笑了一下）。他們一來，咱們的隊伍就擴大了……剛才有一個提議：皮亞特庫斯同志到“十月道路”集體農莊，達烏爾同志到“契爾奈賀夫斯基將軍”集體農莊，科羅沙斯同志到“游擊隊員”集體農莊。——我認為這意見很對……現在就剩下塔烏拉斯同志了。是不是咱們先聽他自己的意見？

塔烏拉斯：（站起來）同志們，你們心裏比我有數……

克列瓦斯：咱們就派他到“朋友”集體農莊他父親卡布里斯那兒去吧！

舒爾庫斯：（急得甚至跳起來）怎麼，到卡布里斯那兒？！你看！（指着掛在牆上的光榮牌）卡布里斯就像現在這樣，已經跑得够遠的了。他們沒有農學家也坐上了“莫斯科人”汽車哪！他們現在已經很不錯了！

克列瓦斯：也說不上一切都很好……他那農莊不小，需要專家來更仔細地研究一下。所以那裏很需要一個農學家。

舒爾庫斯：（憤激地）卡布里斯那裏就需要研究一下！難道我這裏就不需要嗎？！

克列瓦斯：舒爾庫斯同志，專家是會不斷地派來的。你那邊不久也會有一個農學家的。

塔烏拉斯：舒爾庫斯大叔，咱們不是鄰居嗎？我在我父親那裏工作，也同時到你們那裏去作些工作。

舒爾庫斯：半個農學家嗎，給我？何況另外那一半又是在卡布里斯那裏。不！親愛的……你忘了你爸爸吧。朋友，你想一下他是怎樣一個人！

他指着光榮牌上卡布里斯的肖像。

肖像活了起來。我們看見卡布里斯在一間房裏。同他並排坐着的是普蘭庫斯——塔烏拉斯的未婚妻比魯黛的父親。他們面前桌子上放着一罐自家釀造的啤酒，兩

隻杯子，一塊像石頭一樣硬的乾酪。

卡布里斯：六十快到頭了，可是還不想死呢！說實話，現在才開始了真正的生活。對嗎，老朋友？

普蘭庫斯：哪能就死呢？喏，你兒子塔烏拉斯快要到家了，他可是個好幫手。

卡布里斯：（疼愛地）塔烏拉斯倒是個好孩子。可是我還是老惦念著大兒子文查斯，要是他還活著那就好了（絕望地揮了一揮手）。

普蘭庫斯：別再提這個了！法西斯匪徒殺的不只是你一個人的兒子！你再哭也哭不活他。可是我，上帝連一個兒子也不給，我就只有一個女兒。這是因為我的罪孽嗎？

卡布里斯：你有什麼罪孽！你我認識了五十多年。咱們就像兄弟一般手拉著手活到現在。對吧，老朋友？

普蘭庫斯感動地點了點頭。

卡布里斯：是啊……不過快到頭的時候咱們倆的路却分開來了……老朋友，你落後了。大夥都加入集體農莊，可是你——却躲開。我可真不了解你。……

普蘭庫斯：（插嘴）瞧，又是你那一套！我不願參加集體農莊，就不參加，聽我的便唄。我不干涉別人，也不願意人家來干涉我……我今天是有事上你這兒來的。

卡布里斯：我知道，老朋友，就把一匹馬，一頭黑花奶牛，外加一頭小奶牛和一對羊來作你女兒的嫁妝就

是了。看來快要入土了，難道還要為自己留那麼多嗎？
你我都不必再多想到蜜，而應該想到蠟燭了^①。

普蘭庫斯：（吓了一跳）那头黑花奶牛？挤奶最多的？

卡布里斯：那有什麼？你女兒嫁的是一个農学家呀，自个兒琢磨琢磨看！

普蘭庫斯：話倒不錯，可是……黑花奶牛，老朋友，這还得讓我很好的想想！

卡布里斯：有什麼想的！在集体農莊還沒有成立以前，咱們倆不是早就談妥了嗎？

普蘭庫斯：話倒是實話。可是現在年頭不同了。現在姑娘出嫁，办嫁妝已經不時興了。這不是舊時代了，新事就該新办。

卡布里斯：看你这个人！对你有利，你就要照新規矩办，对你沒利，你就照老規矩办……不，老朋友！既然你还留在老的道路，那麼你就應該照老規矩付錢！

普蘭庫斯：（扳著手指計算了一下）馬一匹，小奶牛一头，奶牛一头，还加上一对羊……這还要看一看塔烏拉斯本人值多少呢！

卡布里斯：（斟滿啤酒，跟普蘭庫斯碰杯，乾了杯，微笑了）这样吧，老朋友，我什麼东西也不要你的！

①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不要多想活着的事，而該想到死了。——譯者

普蘭庫斯：（茫然地）怎麼？！

卡布里斯：要什麼嫁妝！在集體農莊裏我什麼都不缺。我這樣對你說吧：我的塔烏拉斯愛上了你的比魯黛，這事兒就算得啦！

普蘭庫斯：（就心地）喏，你知道……可是愛情是愛情，小奶牛是小奶牛呀。

塔烏拉斯父親卡布里斯的院子。有台階的小木房，牲口圈。到處都收拾得乾淨、利落。四面果樹環繞。院子裏已有許多客人。新客人還是絡繹不絕地來，他們徐徐地走向台階。台階上站着一個個子高大、白髮飄飄的老人，這就是塔烏拉斯的祖父西里維斯特爾。婦女們還是照老規矩向他敬獻用紙包着的禮物。他就当着客人面前把它們打開來，裏面有餡餅、乾酪和它的食品。老人向客人們致謝。

在天主教堂裏彈大風琴的德茹加斯，拿着啤酒罐和杯子在年輕人裏面轉來轉去。

風琴手：為年輕的女主人比魯黛的健康乾杯！

比魯黛是個體態勻稱的漂亮姑娘，她挨着她的女伴阿烏士拉站在那裏。

比魯黛：（臉紅了起來）我怎能算這裏的女主人呢！我和別的人一樣，是來作客的。你別胡說八道！

風琴手：上帝說：要創造一個世界！（喝一口酒）於是

就創造出一個世界來了。(又喝一口酒)我說：婚禮即將舉行！(再喝一口酒)於是你跟塔烏拉斯的婚禮就要舉行了。你要記住我的這些話！（擁抱比魯黛。）

客人的哄笑聲。比魯黛掙脫了身子，舉手要打風琴手：“你不害臊嗎？還是個教堂裏的風琴手呢！”

西里維斯特尔盛起眉頭，不高興地哼了一聲。

風琴手：（放開比魯黛，一點窘態都沒有）西里維斯特尔老爺爺，她跟我在一塊兒是沒有危險的。你知道我是個出家人！

西里維斯特尔：出家人！一早喝醉了就去找姑娘，虧你不害臊！你还算是教堂裏一個奏樂的，人家還要去聽你的呢！

風琴手：老爺爺，現在哪還有人聽啊！集體農莊把我們的主顧都搶去了。到這裏來，咱們來領聖餐！（倒酒）我是到誰這裏來作客的呀？是到卡布里斯這裏，到你的兒子這裏。可是卡布里斯到哪裏去了？他這是怎樣招待我的？他跟這頭母山羊（指着比魯黛）的父親一起鎖在自己的房子裏了！可是聖以色列是多是怎樣說的？聖以色列說：“當兩位聖人办好交涉以前，兩大桶啤酒都可以喝個精光！”

客人們哄堂大笑。

“來了！來了！”院子裏一片喊聲。

客人們都朝大門那邊擠過去。路上出現一輛“莫斯

科人”小汽車，喇叭擡得很响。

客人們往兩边讓開。敞開的大門被擠得吱吱地响。
“莫斯科人”小汽車飛也似地駛進院子，繞了一圈就緊緊靠着台階停了下來。

在台階上出現了卡布里斯。他慌忙地拿起托盤，托盤裏放有一塊麵包、鹽和一杯啤酒。西里維斯特爾爺爺跟卡布里斯並排站着。

塔烏拉斯从汽車裏跳出來，走上台階。他撕下一塊麵包，洒上一小撮鹽，一口就把那杯啤酒喝乾了。

“爺爺！”

西里維斯特爾的白眉毛開始跳動起來。他默不作聲地擁抱着塔烏拉斯，吻了吻，又用拳頭槌着塔烏拉斯的背脊，一下，兩下，三下。然後才把他放開。

塔烏拉斯站在他父親面前。兩個高个子、寬肩膀、強壯有力的人默默地相對了一会。接着互相擁抱起來。

卡布里斯用手勢讓他的兒子進房去，然後轉身向着客人們，鞠了一躬。

“請諸位進屋裏來坐。”

然而那些人照老規矩還是站着不動。

“各位貴賓請進來！”卡布里斯又重覆了一遍。

客人們開始蠕動起來，但還是不往前走。

“請諸位進來吧，”卡布里斯第三次邀請。

這樣才算結束了邀請的儀式。客人們慢慢往台階移

動。台階上只剩下西里維斯特爾爺爺一個人。他以主人的眼光瞥了一下擠坏了的大門，責備地搖了搖頭。於是，他从台階上的棚簷下面取出一把小鎚子，走到大門口，不滿意地哼了一聲。開始釘起釘子來。（淡入）

卡布里斯家裏的酒宴正酣。已經喝了很多酒，吃了不少菜。客人們坐在擺有啤酒罐與菜餚的桌旁。在座的有集體農莊莊員尤拉斯，多秋斯，鐵工基爾達，巴卡列涅。兩個單幹農民普蘭庫斯和皮加里斯並排坐着。西里維斯特爾和卡布里斯坐在“紅角”附近，塔烏拉斯就坐在他們之間。

風琴手繞着桌子轉來轉去。比魯黛在招待客人們。她手脚麻利輕快，不時迅速地偷偷看塔烏拉斯一眼。他們倆的視線常常碰在一起——當這種時候，兩人就羞澀地趕快轉过头去。青年人米卡斯、卡齊斯、阿烏士拉等人圍坐在單獨的一張桌子旁。他們衣襟上都佩有共青团團徽。

西里維斯特爾爺爺站了起來，說：

“喂！孩子們，為了祝福塔烏拉斯，再乾一杯！自然囉，他弄坏了我們的大門。（客人們微笑起來）但是這不要緊。年輕人總是要弄坏些什麼東西的……”

皮加里斯：弄坏東西並不總是好事。

米卡斯：爸爸，那要看是誰弄坏的了！

西里維斯特尔：（对米卡斯）做孩子的應該有些規矩，不要和大人頂嘴。大門毀坏了不打緊，拌嘴吵架起來就事大了。做兒子的要尊敬爸爸，做爸爸的要愛護兒子。好吧，為我們大家的和睦乾杯吧。

西里維斯特尔喝酒，客人們，首先是那風琴手，都跟着喝起酒來。空气也活躍起來。

普蘭庫斯：幹嗎我們要吵架呢！我們都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我不犯人，人莫犯我。

巴卡列涅：（諷刺地）這點看得出來！

普蘭庫斯：看得出什麼？

尤拉斯：（扯一下巴卡列涅的袖子）你老老实实坐着吧！怎麼跟他拌嘴！

巴卡列涅：（对普蘭庫斯）看得出你对自己院子裏以外的东西就根本瞧不見！你这个單幹戶！

尤拉斯：（知道自已的話不大会生效）咱們走吧！

基尔達：（对普蘭庫斯）現在就剩下你們這兩個怪傢伙了：就是你，还有这个（指着皮加里斯）皮加里斯……

皮加里斯：（生气地）咱們何必白費唇舌呢！……新的人來了，應該先問問他，世界变得怎样啦？人們生活得怎麼樣……塔烏拉斯，你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些集体農莊裏實習过嗎？

塔烏拉斯：實習过。

皮加里斯：听说那边集体農莊有造磚廠、有成千成

百頃的果園，還有自來水管，這都是真的嗎？

塔烏拉斯：當然啦！每個集體農莊菜園工作隊就有六個，牲畜飼養場就有八個，此外還有一個採集飼料的工作隊和幾個建築工作隊……

皮加里斯：這樣大一個家當怎麼來管理呢？農莊的收入、支出、盈利和虧損怎樣來計算呢？

塔烏拉斯：那兒沒有一個好會計員是不行的。

皮加里斯：你這話對！

普蘭庫斯：（猝然）這些可和我毫不相干！我有我的房屋，地窖，兩木桶白菜，窗前三棵蘋果樹，還有一棵櫻桃樹——這些我已經心滿意足了！上帝是不會保佑那些貪心不足的人的。

皮加里斯：（想了一想）嗯，你這話也對！

基爾達：（揮手）糊塗蟲！

普蘭庫斯：（怒氣沖沖地）誰是糊塗蟲？你這個打鐵匠，你把你那個打鐵舖都交給農莊了嗎？

基爾達：交了！

普蘭庫斯：房子、鐵砧、風箱都交了嗎？

基爾達：都交了！

普蘭庫斯：還有你那一套最好的鏈呢？

基爾達：（狼狽地）啊……那套鏈，也許還沒有交……
哄笑。

風琴手：兄弟們！聖以色多對我們說過什麼話來

着？聖以色列多說：“你們不要吵嘴，快來信奉基督吧！可也別忘了你們酒杯的杯底！”

他乾了杯，吻了吻杯底。还想再倒，可是罐裏却没有啤酒了。

風琴手：（故作驚駭）兄弟們，天早了！

哄笑。空气又活躍起來。

卡布里斯：喂，比魯黛！

比魯黛抓起幾隻空罐，向門口跑去。西里維斯特爾爺爺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塔烏拉斯的腰，使了一个眼色，說：

“你这个騎士，怎麼的啦！”

塔烏拉斯竭力不惹人注意地要站起來。

在这同時，卡布里斯站了起來，他把一隻手放在塔烏拉斯的肩膀上，另一隻手端起一杯啤酒。客人們知道这是卡布里斯想要講話了。嘈雜声就靜了下來。

卡布里斯：我的朋友們！我親愛的貴賓們！咱們是幸福的，因为咱們在舊的立陶宛所盼望的新時代終於來到了。苏維埃政权驅逐了自古以來就像千斤盤石一样压在咱們头上的地主跟富農們，苏維埃政权分給了咱們土地。咱們、咱們的父親和咱們的祖父，整輩子都在一小塊一小塊地攢積土地，却没有能够攢積起來。咱們的偉大鄰居俄罗斯民族，和咱們遼闊廣大祖國的其他各个兄弟民族，却給了咱們以兄弟般的援助。現在咱們可以